

# 避秦宮人成女仙

## 院藏二幅「毛女圖」畫題畫意探討

許文美

院藏〈畫調鶴采花仙〉（圖一）

著錄於清宮《秘殿珠林續編》，原題〈宋人調鶴采花仙一軸〉，內容為「設色畫。藤蘿峭壁，女仙持杖倚鶴，侍者攀花欲折。坡下憩羊車。無名款。」此幅無名款。畫中人物

因一位身旁有鶴，被識為女仙倚鶴；另一位採花者則被識為侍者。本院一九九六年配合展覽出版的《長生的世界——道教繪畫特展圖錄》，其展品說明在題材方面承襲清宮說法，再依據藝術史對於山水畫時代風格研究，修正清宮宋人作說法，將年代訂於十四、十五世紀之際。二〇〇七年謝

玉珍發表〈明初官方用器人物紋的意涵〉，因探討明初官用瓷器、漆器等

的人物紋飾，在神仙道扮題材實例討論時，將日本東方漆藝研究所收藏明初〈剔紅祝壽菱花式盤〉（圖二）和院藏〈明宣德窯青花山水人物碗〉

（圖三）女仙辨認為毛女，並將此畫視為相近年代所作的同類女仙。

本院第四季繪畫常設展「造型與美感——故事人物篇」包含「歷史故事」、「神仙道教故事」、「佛教故事」，其中神仙道教故事展出〈畫調鶴采花仙〉與另一幅傳宋李公麟〈毛女圖〉軸（圖四），觀後者畫風，約

作於明代。兩幅毛女圖過去甚少展

出，相關畫題及意涵亦少被論及。緣此，本文試圖由文獻及傳世相關畫作，勾勒探討毛女圖之畫題與意涵。

### 毛女故事的流傳

託名東漢劉向撰《列仙傳》保存了兩漢時期素樸的神仙傳說，毛女傳說即在其中：「毛女者，字玉姜，在華陰山中，獵師世世見之。形體生毛。自言秦始皇宮人也。秦壞流亡入山避難。遇道士谷春，教食松葉，遂不飢寒，身輕如飛。百七十餘年。所止巖中。」毛女原為秦宮

圖一 傳 宋人  
畫調鶴采花仙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女，秦末入華山避難。因遇道士教導食用松葉，遂不感飢餓寒冷，且身輕如飛。如此過了一百七十多年，在華陰山狩獵的獵人尚可見。其

後，六朝著名道士葛洪受到《列仙傳》啟發，在《抱朴子》內篇中多加徵引，作為神仙理論依據，其書亦續編毛女故事：「漢成帝時獵者

於終南山中，見一人無衣服，身生黑毛。獵人欲取之，而其人踰坑越谷，有如飛騰，不可追及。於是乃密伺其所在，合圍而得知。問之，







圖五 傳 宋 李公麟 毛女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傳 宋 李公麟 毛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峰前學仙：「往往到城市，得非微藥錢。世人空識面，弟子莫知年。自說能醫死，相期更學仙。近來移住處，毛女舊峰前。」毛女峰亦代表求仙處所，陸暢〈望毛女峰〉：「我種東峰千葉蓮，此峰毛女始求仙。今朝暗算當時事，已是人間七萬年。」比起《列仙傳》與《抱朴子》簡略故事，唐詩對於毛女成仙的華山場景更增添了豐富的細節。常建〈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宮人〉對毛女周邊的山水加以鋪陳：「溪口水石淺，泠泠明藥叢。入溪雙峰峻，松栝疎幽風。垂嶺枝嫋嫋，翳泉花濛濛。」山水中充滿了益生的藥草及盛開的花卉，接著詩人突顯毛女的神性：「盤石橫陽崖，前流珠未窮。回潭清雲影，瀾漫長天空。水邊一神女，千歲為玉童。羽毛經漢代，珠翠逃秦宮。目覩神已寓，鶴飛言未終。……」詩中毛女即如水邊神女，乘鶴飛去。劉長卿〈關門望華山〉：「客路瞻太華，三峰高際天。夏雲互百里，合沓遙相連。雷雨飛半腹，太陽在其顛。翠微關

言我本秦之宮人，聞關東賊至，秦王出降，宮室燒燔，驚走入山，饑無所食，當餓死。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，當時苦澀，後稍便之，遂不饑渴。冬不寒，夏不熱。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。至成帝時，一百許歲。獵人將歸，以穀食之。初時聞臭，嘔吐累日，乃安。如是

一年許，身毛稍脫落，轉老而死，向使不為人所不得，便成仙人也。」從《列仙傳》到《抱朴子》內篇，毛女從避難成仙，轉變為教導他人服食成仙仍為毛女重要形象。唐裴鉞《傳奇》〈陶尹二君〉篇記大中年間，陶太白、尹子虛二位老人游嵩、



圖二 明 剔紅祝壽葵花式盤 局部 日本東方漆藝研究所藏 引自《中國漆器全集·5·明》



圖三 明 宣德窯 青花山水人物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華二峰，一日休憩松林飲酒，巧遇毛女與另一位隱居避秦難役夫，二位皆已成仙，可飄飄然順風而翔，皓皓然隨雲而昇。陶尹二君請教成仙之法，獲贈萬歲松脂、千秋柏子。唐人對於女仙毛女顯然相當熟悉，盧肇撰《逸史》〈姚泓〉篇亦談及毛女。唐太宗時禪師姚泓，一日忽見一物直到面前。禪師見此物綠毛覆體，起初以為是鼻之類的禽鳥，細審視後才知道是人。其人並自言自從逃竄山野，已絕火食，唯餐松柏之葉，年深代久，遍身綠毛，得長生不死之道。禪僧聽聞後，遂知此人為避世入太華之峰的毛女。毛女偶而為世人所見，世人皆感驚異。

華山自古多仙人遺跡。毛女活動之地被稱為毛女峰，唐代詩文亦多見。唐詩中的華山毛女峰，為隱居及學仙之處，如賈島〈送唐環歸敷水莊〉：「毛女峰當戶，日高頭未梳。地侵山影掃，葉帶露痕書。松徑僧尋藥，沙泉鶴見魚。一川風景好，恨不有吾廬。」又如項斯〈送華山隱者〉，描述一位醫者移居毛女





圖七 元 張渥 九歌 山鬼 上海博物館藏 引自《世貌風情—中國古代人物畫精品集 II》

猶向山中認得聲。」元許有壬〈題毛女〉：「咸陽妖鏡透肝膽，三十六年愁守宮。不為餐松飛骨去，脫身灰燼事重瞳。」毛女因食松柏長生不死，且能予人服食仙藥，部分詩文中的毛女亦以採藥草形象呈現，如宋陳

搏〈與毛女遊〉：「藥苗不滿筇，又更上危巔。回指歸去路，相將入翠煙。」元宋無〈華蓋峰逸人〉：「十步九留壑，結茅無四元。山中春雨過，水上落花新。採藥逢毛女，焚香對羽人。時攜一瓢酒，醉著去朝真。」南宋朱熹〈二十七日過毛山鋪壁間題詩者皆有毛女洞在山絕頂間之〉一詩則較特別，透露原本位於華山的毛女傳說，南宋之後很可能與新的地理環境結合，出現在毛山：「人言毛女住青冥，散髮吹簫夜夜聲。竟見郵童解端的，向儂說是野狐精。」明代戲曲盛行，朱有燉《群仙慶壽》雜劇中亦有四毛女與南極壽星向西王母慶壽的例子。毛女以西王母世界女仙的一員，向西王母祝壽，在明王偁〈詠毛女〉詩亦可見：「拂黛逃秦苑，羞蟬入漢年。羽毛茲異藥，山谷遇真仙。夜月思金屋，春風漱玉泉。折花壽王母，贏女解相憐。」而明清地理志如明李應祥《雍勝略》、清許孫奎《華嶽集》所記毛女峰，皆言毛女故事；後者尙記：「有毛女洞，至今洞中時聞鼓琴之

聲。」或許明清社會文人色彩濃厚，毛女形象亦受影響，而以鼓琴出現，清初王士禛〈毛女洞〉「毛女負琴去，儼然松杪飛。」詩句可相參照。

**畫中毛女**

至於毛女題材圖畫，從文獻資料來看，至少宋代已經存在。毛女故事既載於《列仙傳》，唐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三〈述古之祕畫珍圖〉條列畫目亦包括〈列仙傳圖〉，然張彥遠已言「古之祕畫珍圖固多，散逸人間，不得見之，今粗舉領袖……」，其中是否包括毛女不得而知。另外，明汪何玉《珊瑚網》錄有唐人毛女圖一幅及宋李公麟毛女對幀、明朱存理《珊瑚木難》載宋蘇漢臣毛女圖一幅，然上述畫作無現今藏品對照，真實年代難以查考。不過，從北宋詩文來看，仍可確認毛女畫題的存在。蘇軾曾有〈題毛女真〉詩，釋覺範亦曾為季子放置書室的毛女圖作〈毛女贊〉，南宋《歸髮集》尙有〈畫秦宮人〉一詩，都表示文士僧人曾為毛女圖題詩。而

上近，瀑布林梢懸。……曾是朝百靈，亦聞會群仙。瓊漿豈易挹，毛女非空傳。……金天有青廟，松柏隱蒼然。」華山當如仙山，毛女亦為群仙一員，受建廟供奉。而毛女亦成爲唐代詩人夢仙對象，李商隱〈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〉：「……瞥見馮夷殊悵望，鮫綃休賣海爲田。亦逢毛女無悽極，龍伯擎將華嶽蓮。……」馮夷、麻姑、毛女、與龍伯國衆仙共同構築了

詩人夢中的仙境。

宋元時期亦不乏有關毛女記載及詩文。宋代王明清《投轄錄》〈毛女〉篇：「蔡元長自長安易鎮西川道，出華山，舊聞毛女之異，默祈一見。向晚，從者見嶽廟紙錢爐中，有物甚異。以告元長，亟往視之，乃一婦人也。遍身皆毛，色如紺碧，而髮若漆。目光射人，顧元長曰，萬不爲有餘，一不爲不足。言訖而去，其疾如飛。既至成都，

命追寫其像，以祀之。元長親語先太史如此，並撫其像而遺。」文中毛女有如先知般提供建言，被追寫成像，並受祭祀。宋元詩文中毛女並爲文人歌詠對象，詩人們藉毛女避秦事蹟，強調今是昨非的歷史感。如宋何夢桂〈毛女〉：「自出阿房鬢雲綠，恥將歌舞樂他人。華陰夢斷咸陽遠，隔世逢人莫問秦。」宋謝翱〈畫秦宮人〉：「結草爲衣類鶴翎，初來一味服黃精。宮鶯幾處啣花出，



圖六 傳 宋人 畫調鶴采花仙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

圖九 元 陳月溪 女仙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引自《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》第五冊



圖八 明 孫珏 女仙 美國費城博物館藏 引自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

人」結草為衣類鶴翎」詩句顯現毛女不同於凡人的衣著。

由此來看，院藏〈畫調鶴采花仙〉（圖一）及傳宋李公麟〈毛女圖〉（圖四）皆可視為毛女故事經衍變後所呈現的形象。二幅女仙形體生毛，且著葉片衣裙，部分葉片形類鳥

羽（圖五、圖六），如〈畫秦宮人〉詩所言「結草為衣類鶴翎」的視覺效果。詩文中毛女衣著最常見的說法應為「榭葉」，如宋陳搏〈詠毛女〉「又編榭葉作羅襦」、釋覺範〈毛女贊〉「不穿雲袖而披榭衣」、元仇遠〈勾龍爽毛女〉「榭衣秋碎不須

紛」、錢惟善〈題錢選毛女〉「榭葉初衣紺髮青」。榭葉為齒狀，榭樹在中國即產於華北。毛女衣著另一說為薛蘿，見於唐〈陶尹二君〉篇。當陶尹與二仙飲畢，秦役夫吟詩一首，毛女繼和曰：「誰知古是與今非，問躡青霞遠翠微。簫管秦樓應寂寂，

元夏文彥《圖繪寶鑑》則記南宋寶慶年間（一二二五—一二二七）畫院待詔孫覺「善水墨白描毛女，筆力細巧。」亦顯示南宋時有畫家以善畫毛女聞名。

北宋詩文中毛女形象略異《列仙傳》所述，當為故事流傳衍變的結果。蘇軾〈題毛女真〉「霧鬢風鬟木葉衣」、「獨自吹簫月下歸」句，透露畫中毛女似以吹簫形象呈現，並穿著木葉衣裳。（元仇遠〈勾龍爽毛女〉「玉簫舊譜尚隨身」、「榭衣秋碎不須紛」應類此）。原本《列仙傳》只提毛女「形體生毛」、「身輕如飛」，應是強調毛女成仙後異於常人的外貌。《抱朴子》亦說獵者「見一人無衣服，身生黑毛」。唐〈陶尹二君〉故事中當陶尹二君希望二仙同飲，秦役夫因自覺「形體改異毛髮」，為免二君驚恐，返回穴中換衣，於是陶、尹二人在松下見到「一丈夫古服儼雅，一女子髮髻綠衣。」《逸史》〈姚泓〉更直接描述「綠毛覆體」。對照之下，〈題毛女真〉「雲鬢風鬟木葉衣」及〈畫秦宮



山下，南山下，千萬年，不采藥，能神仙。」傳達了毛女在山野之間，自由自在、不問人事的超脫形象。

**由一化多列眾仙**

故事不斷衍變，有趣的現象是《列仙傳》中毛女本為一位，目前傳世畫作卻多見兩位以上女仙。從著錄來看，明代收藏界已多這類畫作。明汪砢玉《珊瑚網》錄唐人毛女圖為「白雲堆毛女一雙，丰姿端麗，錯著綠繒樹皮，背絆筠藍插花枝，紛披如幕，咸握一偃月鈎。其亭亭玉立者，豐趺著草屨。其皎皎傲雪者，繫襪至脛，穿芒蹊殊偏。」同書又錄認為是元錢選作的《毛女圖》四幅，內容如下：「女形甚偉，貌多豐艷。或披翠羽，或遮錦禪，或編瑤草，或掛瓊葉，五彩爛然。有絡鞮者，有斬角者，有兩兩駢趾者。手各有執，為鏹，為筐，為畫卷，為雲母。肩各有負，為琴，為扇，為書帙，為藥物，為花果。又各有所隨，為鶴，為鹿，為猿，為狸，逸致洒洒焉。供之一室中。欲行，

欲止，欲笑，欲語，欲分餐，欲贈句。」可知亦有毛女畫四幅並列。毛女由一化多的現象來源固難查考，一方面可能與西王母世界中包含眾女仙的概念有關，一方面也和故事衍生變化有關。《正統道藏》洞真部紀傳類收錄元《歷代真仙體道通鑑後集》，該書既襲承唐杜光庭《墉城集仙錄》建構以西王母為首的道教女仙譜系，所記毛女內容除沿襲《列仙傳》、《抱朴子》文字外，尚記「一云有魚道超、魚道遠者，皆秦之女真，入武夷山隱焉。後人常常見之。其地四周皆生毛竹，故人因毛竹而亦呼此二魚為毛女。」足見毛女數量日漸變化。明朱有燉《群仙慶壽蟠桃會》劇以南極壽星與四毛女同向西王母祝壽，明初《別紅祝壽菱花式盤》（圖二）可見相關之二毛女向西王母祝壽圖案。另外，《珊瑚網》尚錄一幅傳元人《瑤島群真圖》：「卷後女真數隊，一秉耜，一挑大葫蘆，作隊。一荷簣，一束芝草，一倚鹿，一控鶴，作隊。一擁巨筮，一種芝盆中，作隊。一跨鳳，一乘青鸞，

- 參考書目
1. 王耀庭、董文娥編，《長生的世界—道教繪畫特展圖錄》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6年）。
  2. 李豐楙，〈西王母五女傳說的形成及其演變〉，《誤入與謫降：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》（台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6），頁215-245。
  3. 謝玉珍，〈明初官方用器人物紋的意涵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25卷1期（96年秋季），頁115-117。
  4. 許媛婷，〈道教國度的仙履奇緣—明代女仙傳《新鐫仙媛紀事探析》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13期（2009年4月），頁92-101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畫畫處

在海天雲際，作隊。俱作毛女粧束焉。」院藏《明宣德窯青花山水人物碗》（圖三）亦繪四位女仙，足見毛女數量已不拘泥於一位。清乾隆年間《關中勝蹟圖》北斗坪「青柯坪西有峰插天，名北斗坪。蓋四毛女拜斗得仙之地。」「拜斗得仙」自然是後世增添的傳說。毛女故事屢經變化，各時代皆注入新的因子，而毛女從避秦宮人轉變為女仙，再轉變為教導求道者服食的女仙，有仙獸為伴，以飛騰、採藥、採花、吹簫、鼓琴等不同形象出現。院藏二幅毛女圖應當也視為種種轉變中所留存的畫作。



圖十 傳 宋人 畫調鶴采花仙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絲雲空惹薜蘿衣。」「薜蘿」指薜荔與女蘿，典出屈原《九歌》〈山鬼〉「被薜荔兮帶女蘿」，以元張渥《九歌》中山鬼形象（圖七）作為參考，畫中山鬼肩披薜荔，腰帶女蘿。此種組合，也與傳宋李公麟《毛女圖》（圖五）上衣下裙組合類似。不過值

得注意的是，女蘿為藤蔓類植物，薜荔的葉片實際並非鋸齒狀。因此，此種現象恐怕是畫家在畫仙人衣服時，採用概念式的作法，部份畫中毛女亦以藤蔓類植物為上衣，葉片作下裙，如明孫珩《女仙》（圖八）中右側女仙，再加獸皮披肩。

神女，隨時可乘鶴飛去。而傳李公麟《毛女圖》中雖無鶴，前景毛女亦以駕鹿越水表現（圖四），遠景毛女飛越凌空更可直接表達《列仙傳》所述毛女「身輕如飛」及《抱朴子》內篇「踰坑越谷，有如飛騰」。

《畫調鶴采花仙》（圖一）場景為巖穴，基本上如《列仙傳》言毛女「所止巖中」，後方毛女身旁侍鶴，亦如唐《陶尹二君》敘述毛女「與仙鳥獸為鄰」。然畫中兩峭壁隔成前後景，倚鶴毛女立於水邊，遠處一彎流水，類似的畫面佈局，還可見於元陳月溪《女仙》（圖九）。毛女立於前景水岸，旁有白鶴，藥鏹及花籃置於地。中景突兀大石，飄渺煙霧引導觀者視線向遠景宮觀及遠山。唐常建《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宮人》「盤石橫陽崖，前流殊未窮。回潭清雲影，瀾漫長天空。水邊一神女，千歲為玉童。羽毛經漢代，珠翠逃秦宮。目覩神已寓，鶴飛言未終。……金梯與天接，幾日來相逢。」可茲參考，畫中毛女即如水邊

宋元詩中毛女採藥形象亦可參照。《畫調鶴采花圖》倚鶴者篋中藥草隱約可見紫芝（圖十），羊車上亦有松葉、紫芝等（圖一）。傳李公麟《毛女圖》篋中亦裝滿植物葉片（圖五）。明孫珩《女仙》（圖八）三位毛女則完全以採藥形象呈現，令人聯想起明胡奎《題毛女》「樹葉重重護玉肌，蓮花峰下采金芝。」至於《畫調鶴采花圖》另一女以採花姿態呈現，應當也表現了毛女不問世事的形象，一如宋陳搏《詠毛女》詩中「有時問著秦宮事，笑撚仙花問太虛」句所示。而此畫採花與採藥兩種形象並呈，還可見於宋僧覺範《毛女贊》「不嗅梨花而撚紫芝」及明貝瓊《毛女辭二解》「……鳳凰釵脫烏雲髻，紅藥花鮮還自把。朝朝暮暮南